



抗战中的 国民党 王牌部队

战争走远，外辱已去，
也许可以忘却。枪伤
遍身，青山埋骨，那些
在或不在的老兵，可
以不曾见，却不可以
忘却。

蒋斌〇著

战火！

纷飞的年代
血肉直溅的战斗
战功赫赫的
王牌部队

战八年，八年抗
战。八年很长，也很
远，求死，却一直
在心中。战友情，与战
友同衣，家国恨，和
鬼子同死。
战火纷飞的年代，血
肉直溅的战斗，战功
赫赫的王牌部队。

中国华侨出版社

抗战中的国民党 王牌部队

KANGZHANZHONGDE GUOMINDANG WANGPAIBUDUI

蒋 斌◎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抗战中的国民党王牌部队 / 蒋斌 著. --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12

ISBN 978-7-5113-3088-8

I. ①抗… II. ①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2189 号

●抗战中的国民党王牌部队

著 者 / 蒋 斌

责任编辑 / 凌 嵩

版式设计 / 李艳春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 18.5 字数 / 430 千字

印 刷 / 北京晨旭印刷厂

版 次 /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3088-8

定 价 / 38.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前言

月有圆缺，花有凋零。

凋零的其实不只是花，还有老兵。花儿曾经盛开，老兵也曾经辉煌。

其实老兵不想辉煌，只要想安居乐业的人都不想当兵的辉煌。当兵一旦辉煌，也就意味着战功，意味着杀戮和死亡。

中国人不想，有人想。在那一水之隔的日本，无数疯狂的目光望向中国，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日本出兵，占东三省，夺我华北，中国已是到了国破的境地。

灭国之危，有危机，也有热血。抗日！抗日！头可断，血可流，国不能亡。

无数的人拿起了枪，尽管之前他们手中的可能是书本，可能是锄头，可能是算盘，也可能是机械，但为了这一时刻，他们进军营、拿钢枪。

抗日其实就是生死，不是我生，就是日寇死，没有选择。

生，他们也曾留恋，所以有逃避，有胆怯，是人性，也是自然。

国难，他们焦虑，所以有拼死，有血战，是道义，也是涅槃。

英雄不是天生的，而是在懦弱中强大、在平凡中伟大。

花开，花谢，无人记得。

那一战,血已干,人已逝,活着的已近凋零。

那一战,可以久远,但绝不可以忘记。就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一群老兵用退缩、用血性写着自己的青春,画着母亲的平安。

花凋零,人凋零,我以我血护山河,老兵的精神却仍在。

目 录

“华北之王牌”——第三十五军

天镇	2
那一战的风采	6
长城长	11
这个冬天不太冷	15
月明星稀夜	18
羊遇上羊	21
投名状	23
克复商都	26
斩首	29
孤城孤军	32
围魏	36
回马枪	39

“攻击军”——第二军

赌上来的蒋鼎文	46
延年未必益寿	50

长衫	52
死战	55
丢人	59
遥援	63
鸿门宴	67
西征	73

“超级军”——第十八军

三级跳	76
春意寒	80
三个旅长一台戏	83
护桥	90
麒麟峰	92
长坂坡	96
背水阵	99
祭天	102
胡珪的烦恼	105
半山镇	108
侧攻	110

“模范军”——第五十二军

撤番	116
窝火	119
漳河	124
关铁掌	126
寻仇	132
梅花阵	137

新墙河	141
三合阵	147

“五大主力之首”——第七十四军

双雄会	150
南京！南京！	155
知耻	159
死亡师团	163
高安血	168
最精彩之战	173
洗城	177
武冈封	182

“铁马雄师”——第五军

机械化	187
台儿庄大战中的战车	190
挖来的副军长	192
昆仑关	195
同古十二天	199
错中错	206
死亡之路	210

“天下第一军”——新一军

“海待”	216
转机	218
血战	221

夺军	224
攻强	230
转战北缅	234
西撤印度	236
整训	240
临滨歼敌	242
李家寨	244
摧花	246
孟阳河	249
不取孟关不剃须	252
围攻密支那	255
攻克八莫	260
芒友会师	265
取腊戍	268

“混世魔王”——第八军

演砸了的首秀	272
整军	276
嫁衣	279
血战松山	282

“华北之王牌”——第三十五军

第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起家部队。在三十年代，三十五军参加了百灵庙抗战等役。在抗日战争初期，傅作义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成功地阻止日军从北路对太原的进攻。后来日军从东面攻下娘子关，太原危急，阎锡山命令三十五军死守太原城断后。抗战中后期，傅作义部坚持在绥西抗日，打出了五原反攻这样的漂亮仗。

1931年6月，晋军依中央军番号重新排列，第三十五军，军长傅作义。1934年军长仍为傅作义，副军长为叶启杰，该军辖第六十八、第一〇一师。隶属太原绥靖公署。1936年7月，孙楚调任军长，李俊功任师长，辖王丕荣、杨维垣两个旅。1937年，军长傅作义（兼）。辖四个旅：第二〇五旅，旅长田树梅；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1938年初，改辖第七十三、第一〇一师和新编第六旅王子修部。1939年春，三十五军移驻绥远。7月，各部进行整编，原第二〇一旅部队扩编为新编第三十一师，另一部编为新编第三十二师。1944年1月，傅作义辞去军长职，董其武接任军长。1945年5月董其武调任他职，鲁英麟接任军长，下辖一〇一师和新编第三十一、新编第三十二师，驻绥远抗战。

天 镇

守城，谁都不想。

守城的意思就是被无数的人围攻，枪弹招呼，轰炸伺候，馒头小米别想，树根草皮还得精打细算，要不然就等着人比黄花瘦。

但城不得不守，晋军步兵第八团团长傅作义没得选择。吃人家的饭，老大阎锡山发话死守，再说也无路可退。

1926年的中国不太平。在南方，北伐军气势如虹，攻长沙，占武昌。在北方，冯玉祥也耐不住寂寞，直接成立国民军，直逼山西的阎锡山，声称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

被人打倒的滋味不好受，特别是手中有枪有地盘，一被打倒，神马都成浮云，何止是地盘。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张作霖力挺阎锡山，好好打，哥就是你身后的男人。

地盘问题，不关生死，但绝对是荣辱，阎锡山拼了老命，想占地盘，先问问我手里的枪。

外有助力，内有动力，阎锡山还是败。

老牛坡（得胜口南），晋军败，退守孤山。

大敌当前，阎锡山亲临大同指挥，调集援军。

孤山失守，晋军伤亡惨重，团长杨呈祥阵亡，旅长丰玉玺被人活捉。大同城

下，已经在西北军的枪口下。

打不过，跑还不成。留得老命在，发财、抢地盘的机会多的是，阎锡山急忙命令商震率领主力南撤。至于大同、天镇，白给肯定不行，怎么着也得给老冯添堵。

阎锡山找傅作义谈话：天镇就交给你了，死，你都得死在城里。援军，基本没有，你就自求多福。咱全上都干不过人家。

主力一撤，冯军鹿钟麟部将天镇城围住，声称晋军和蚊子不得出去。

你不让蚊子飞出去，西北军也别想进来。傅作义临时客串包工头，征集骡马车和车夫民夫。打仗不会，修城墙总会吧，长城不错，照着那个砌就行。

傅作义砌墙，鹿钟麟就在城外放炮。炮当然不是礼炮，炮不仅轰人，还轰城。炮响，还派人往城上冲。

大炮拦不住，傅作义也不敢拦。至于想进城的部队，那是肯定要拦的。拦在城外的西北军，要么伤；要么死，留在城里的，要么死，要么做了俘虏。



三十五军首任军长傅作义

对于死者，傅作义只管杀，不管埋，战事太紧，人力太少，想埋都没有时间。对于俘虏，傅作义派军医治疗伤口，细心照顾。

强攻不进，鹿钟麟打起了小九九：破坏总要比建设容易。牛皮是用来吹的，墙角当然是用来挖的。

傅作义继续修墙，还把受伤的冯军士兵从城下吊到城里，好酒好菜没有，包个伤口，做个手术，城里条件还是比城外好。

受伤，本就很脆弱，再被人细心照顾，伤兵中有人心头一热，找到组织傅作义：鹿钟麟派人正在北门砖瓦窑挖洞，不放金子不放银，只往里面放炸药。

夜黑，风高不高就不知道了，反正天镇城突然就有了一大洞。200多百姓从洞里钻了出来，拿着锹子，扛着锄头，一边跑一边骂着傅作义，这该死的，害得我们连饭都吃不饱。

老百姓都对傅作义不满，围城的冯军开心了。挖洞的冯军士兵正找不准方向，这天上就掉馅饼了，不仅民工有了，向导也有了，傅作义的指挥部都能挖洞摸进去。

负责挖洞的长官手枪往桌上一拍，都给我挖洞去，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

跑，不敢，再能跑，也跑不过子弹。一群人骂骂咧咧，该死的傅作义，害得老子和洞干上了，刚从城里挖洞出来，现在又要挖洞进去。

到了北门砖瓦窑。北门有洞，洞里不时地运出土来。哨兵懒洋洋地眯着眼，手气好真是很幸福，别人挖洞自己还能打瞌睡。

咒骂声停止，哨兵的呼吸停止，锄头直接嵌在他的脑袋上。

刚才还骂个不停的百姓全都不骂了，火力全往洞里招呼，手榴弹、炸药包直往洞里扔，姿势未必好看，但绝对熟练，一看就是职业选手。

洞塌，洞里的冯军全部活埋。

地洞塌了，还可以再挖。傅作义不敢大意，派人沿着城墙根埋了一圈大水缸。缸口向城外，缸底开个小洞，派人轮流贴着水缸听动静，吃喝拉撒全在水缸边。方法有点土，但有效，五六里外的动静都听个一清二楚。

鹿钟麟吃了个暗亏，心痛得要命，城却不得不攻。

鹿钟麟让步兵到谷前堡村潜伏，炮兵则用两门重炮狂轰天镇城西北角。一旦城墙被轰趴下，步兵直接就杀进去。

鹿钟麟下了本钱，城墙还真经不住轰，很快被削成一个大豁口。城墙离地面还有5米多，但地上的碎砖碎土却到处都是。冯军只要用这些堆成高台，跳上城墙都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只要五官端正，不残不缺，方向对了就行。

有来有往感情深，傅作义赶紧命令炮兵连也用重炮轰击冯军炮兵阵地，冯军的一名一等炮手也被当场轰死。看到阵地已经暴露，冯军炮兵赶紧转移。

破墙，当然要修。傅作义包工头业务还是很熟练。亲自上场操刀，派人往麻袋里装土，直接往城墙上搁。城里别的都缺，麻袋和土还真不缺。一番轰炸后，傅作义修了一座新城墙。

攻，反攻；炮轰，反轰。鹿钟麟一定要进城，傅作义坚决拒绝。

一攻一轰，鹿钟麟很有耐心。城里不缺土，我就不信不缺粮。

城中缺粮，而且很严重。粮吃完了，吃骡马。骡马进了肚了，吃豆渣。豆渣没了，吃树皮。

鹿钟麟在城外围了三月，攻了三月，城仍然没被攻破。

鹿钟麟放弃，露天数星星很浪漫，你数三个月试试。鹿钟麟撤兵，进城费太高，哥不进了。

鹿钟麟一走，傅作义因为守城有功，先是升为第四旅旅长，不久又升为第四师中将师长。

那一战的风采

阎锡山一向是个识大势的人。

打不过，我还躲不起。大同干不过冯玉祥，我不和你玩大的，哥和你玩小的，不伤大雅。

奉系的张作霖就没有这份心机，直接和国民革命军在河南临颍来了个“对对碰”。一个不留神，奉军主力碰到钢板，大伤元气。

与其被国民革命军打倒，不如打倒别人。盟友就是用来蒙的朋友，无机会不要勉强，有机会不要放过。

1927年，阎锡山接受南京政府的委任，担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晋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直接派兵“北伐”张作霖。

傅作义的第四师担任别动队，相机而动，配合主力作战，相机进据京、津。

虽说是别动队，傅作义还真想动动，他的目光指向了涿州。

如果拿下涿州，绝对是个要命的地方。不是要奉军的命，就是要自己的命。

涿州在北京和保定之间，离北京百里地，距保定百余里地。打到涿州，就好比扼到北京的咽喉。咽喉再大，食管再粗，用手一掐，别说一猫九命，百十条命都不够掐的。

对于咽喉，张作霖一向很重视。张作霖让儿子张学良任保定指挥，涿州则派其嫡系十五师师长张作相镇守。

想掐人的咽喉，当然是悄悄的，打枪的不要，马叫的不行。

1927年10月3日，傅作义率部队从山西蔚县出发，沿着鸟不下蛋、地不长毛的山路行军。六天后，傅军到了房山县的张坊镇。

张坊距离涿州城只有五十多里，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地方奉军竟然连个流动哨兵都没有。先遣支队的队长袁庆曾是个胆大心细的主，奉军这么大意，涿州城的警戒应该也好不到哪去。袁庆曾率领部队直奔涿州城，浑水摸鱼虽然不道德，但却绝对有效。

涿州城此时绝对是一潭浑水，张作相的第十五师调往保定参战，涿州城由张学良的卫队旅王以哲部接防。

有客从远方来，更何况是贵客，涿州商会会长朱德恒当然不放过联络感情的机会，摆酒为王以哲等奉军官长洗尘接风。

王以哲端杯，喝酒。

袁庆曾急奔，进城。

北门大开，无兵看守。街上有奉军，袁庆曾拔枪就射，正愁打不到人，你倒是撞在枪口上来。

王以哲酒杯落地，赶紧组织人反攻。激战，晋军来势凶猛，更可怕的是，不知道晋军来了多少人。王以哲又惊又怕，别让人给包了饺子。心一横，撤。

傅作义进了涿州城，晋军主力却是连吃败仗，阎锡山仓皇逃进娘子关，连晋军司令部的大印都来不及带走。

主力已退，涿州已是孤城，掐咽喉的手已经变成等着被掐的咽喉。

退，无路可退。那么只有一条路，用命拼，用命守。

傅作义出安民告示，称坚决打击非法扰民。他乡驻军，不指望百姓能搭把手，最少别给自己添堵。民心重要，地利也不能忽视。傅作义任命袁庆曾当包工头，要他指挥士兵一手拿刺刀，一手拿瓦刀，杀敌砌城墙两不误。至于左手拿瓦刀，还是右手拿瓦刀，官方没有统一标准。

好好的一场接风酒被搅局，王以哲很是扫兴。远袭，是你强项。夜战，我最

拿手。

炮轰，爬城，强攻。防火防盗防袭，傅作义自己就是偷袭的行家，防守很是到位。奉军反复强攻，城没攻下来，人倒是死伤不少。

久攻不下，死伤又多，奉军的自信心很是受伤。要人命趁人病，傅作义很干脆，直接就往奉军心口上插刀。晋军大开东门，袭击奉军后方。

夜战，晋军准备充分。被偷袭，许多人还真没有想过有这回事。奉军败退，被迫撤到离城东北五六里远的普寿寺（即清凉寺）。

张学良立即增调奉军第十五师黄师岳部、第二十三师安锡嘏部、炮兵第六旅乔芳部及工兵司令柏桂林部等共计三万多人到涿州灭火。

寻常灭火，浇的是凉水，洒的是灭火剂。奉军灭火，用的是一百多门大、小炮和战斗机。一顿暴轰之后，奉军发起波浪式的冲锋。

轰炸挡不住，对于波浪，晋军倒是有如大海。南方有波，收南波。北方有浪，收北浪。波退，浪消，留下死伤无数，奉军担任攻城的十五师师长黄师岳差点都被子弹收走。

一攻不成，奉军再攻。

奉军用铁斗车运了大批炸药埋在城墙底下，只要墙一塌，立即从缺口冲进城。

火光冲天，城墙塌半边。奉军人多本来是好事，可惜缺口太小，反而拥堵起来。奉军大跳贴面舞，晋军炮兵也来凑热闹，礼花没有，火花可是满天飞。

夜战被反攻，冲锋被炮轰，奉军知道好事多磨，静下心在城外构筑工事，准备打持久战。有事没事就往城里攻，空军、炮兵、步兵、骑兵联手作战，古老的云梯也搬了出来。将士很卖力，可惜结局不如意。

明的不行，奉军工兵司令柏桂林指挥工兵从城外向城里挖地道，而且是九条地道同时开工。为了做到又快又好，奉军特地从北京门头沟煤矿请来几百名职业人士，帮助奉军工兵挖掘坑道。

傅作义守天镇时差点就被地道坑爹，反坑爹经验现在已经成了本能。又到守城，水缸同志又是大显大身。听，挖坑的声音，不止一处，最少八处。